



校門口的守衛亭，富有原住民特色。

甜蜜又疲憊—— 我在南澳中學的日子 訪問紀實

幸せと疲労困憊—南澳中学校の日々：訪問実録
Interviews – Sweet and Tiresome:
My Days at Nan Ao Senior High School

文·圖 | 鄒岱妮

南澳中學成立於民國五十七年，前身為「蘇澳中學南澳分校」，民國八十九年改制為完全中學「宜蘭縣立南澳中學」。目前總計共15班（國中部9班270人、高中部6班212人）共482人。目前高中部逐步發展為綜和高中，共有四個學程，分別是體育學程、社會學程、觀光餐飲學程、以及資訊學程。自從教育部繁星計畫實施之後，對偏遠地區學子進入高等教育有很大的幫助，因此近年來南澳高中的升學績效也有長足進展。

上學路遙迢 學校常規難建立

全校高中部的原住民學生有122人，平地人學生有90人，國中部的原住民學生有221人，平地學生有49人。國中部的學生多半來自東岳村、南澳村、碧候村、南澳村、金岳村、武

塔村、金洋村、澳花村等七個村。由於南澳鄉是宜蘭縣境內土地範圍最大，人口密度小的鄉鎮，公共運輸尤其缺乏，很多學生到每天上學之路比起平地學生要辛苦很多，學生的出勤問題，不僅深深困擾老師，也很大程度干擾學生的學習成效。學校常必須考量學生的生活困難，斟酌彈性考量校規，但是當方便之門一開，教師的威信就大大的折損了，當家庭事務、生計這些原本不該存在於學生身上的責任都加諸於學生，而當局又允許家長和學生主張這些都優先於學習時，學生們規律來校上課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師生關係緊密 伴學生度過青春狂暴期

全校教師共有39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平地人老師。原住民

民的教師只有9人（含代課老師）。這次訪問，我們找到兩位老師，分別是任國文科的黃老師和教授數學的蔡老師，黃老師同時擔任導師職，而蔡老師則兼任行政職，兩位老師都在南澳中學任教超過三年的時間。這兩位老師在進入南澳高中之前，都曾在其他平地學校任教過。近年來，許多來到南澳中學任教的老師，都是安身落土的外地人，但並不會因為他們不是本地人，就稍減對學

生的關注之情。南澳中學屬於完全中學，高中部有許多從國中直升上來的孩子，因此，師生相處的時間可說長達五、六年，比一般國中或高中教師和學生相處的時間更久，可以說，教師幾乎是陪著半數以上的孩子度過整個青春期的階段，對於學生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中曾有過的各種疑難雜症、學生的性格和嗜好，都能夠如數家珍。

部落家庭組 教師扛起多重角色

在訪問過程中，我們發現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並不會因為族群的差異而有隔閡，師生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部落裡面的破碎家庭比例非常高，一個班上可能有半數學生都來自破碎家庭，這樣的孩子通常缺乏安全感，只要他信任老師，對老師就會非常的依賴。因此老師除了是他們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引路者之外，同時也必須要扮演父母親的角色。家長對老師的信任度和依賴度也很高，這裡的家長不像都市中某些家長，積極地參與甚至介入教育，但是由於單親和隔代教養的比例很高，在加上許多家長忙於生計，對於孩子的教育通常都指望學校和老師。很多家長都希望孩子上學，因為他們知道教育是脫離貧窮的管道之一，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所以老師在進行親師訪談時，常常遇到家長兩手一攤，



校門口的紋面圖騰，傳統上，紋面對於泰雅族而言是一種榮耀。在學校裡，老師的重視、稱讚，對學生而言是另一種新的榮耀。

“這一份完全的信賴、依賴關係，他們認知到，學校是學生在貧困生活與家庭解組危機中最大的避風港，而教育是他們脫離貧窮泥濘最快捷的途徑。

中餐實作，觀光餐飲學程是綜合高中最熱門的學程之一。



無奈地告訴老師：「老師，我也不知道怎麼教小孩，他只聽你的話，我只能拜託你了，只要他不變壞就好了...。」這一份完全的信賴/依賴關係，造成了老師既甜蜜又沈重的負荷，因為他們認知到，學校是學生在貧困生活與家庭解組的危機中最大的避風港，而教育是他們脫離貧窮泥濘最快捷也最有效的途徑，但是有太多太多外在的環境，干擾學生的學習，有太多額外的工作，需要老師們在教學時間之外去處理，比如說，進到高中的孩子，在生活上的自理能力以及常規訓練上都要重頭教起。因此，在山上教書的老師，就好像是帶領小兵穿越流沙區的班

長，每一步都走的沈重，向下沉淪或是向上提昇，都在每一步的轉念之間，然而每一雙熱切的信賴的眼神，都催促他們要繼續下去，在持續下沉的巨大拉力下，努力拔起每一個學生。

資源誤置

缺乏長期關懷與紮根工作

訪問過程中，老師也直言，原住民教育的領域，研究者眾，但是沒有太多長期紮根的工作成果，對原住民教育付出關心的人很多，社會投注的資源也不可謂少，但是卻甚少能切中標的，有太多財務補助沒有運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且部落中最需要的人力資源，始終不足。除此之外，太多重視績效的短期評估讓學校教職員疲於奔命，而忘掉教育是一種長期投資，往往需要一代至兩代的時間才看得到果實。老師們每天要處理各種第一線的教學準備和學習問題，要扮演部落和家族價值解組後，學生的典範角色，又要疲於應付教育各界如浪花泡沫般短暫而急迫的各項數據指標、成效目標，這些多如牛毛的研究計畫和成效評估，對老師的損耗，並不會小於教學現場面臨的困境。如同原住民部落對於許多短期文化研究者的負面觀感一樣，這些平地人老師，對於那些蜻蜓點水般的研究者與協助

者的布施心態，多少有敬謝不銘的心情。

建立榜樣

孩子需要明確的目標

老師發現，原住民學生不是不肯學或學不來，而是家庭失去功能了，在生活上與學習上，他們沒有明確的目標，也缺乏效法典範，一旦在學習中得到成就感，得到老師的關注，或是有一個明確的學習對象，他們也會努力專注地學習。因此，老師要時時注意部

落中的成功案例，為學生樹立新的典範，藉由鼓勵與賦予責任，告訴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成功的可能。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老師們優先關懷的，是學生的學習成功，其次是學生的家庭，再來才是學生的文化根基。因為學生立即的力量來自於知識，來自於學業成就，而且這個力量是不假外求，只要有所付出，就有收穫的。一旦學生自己產生力量，他才能夠去縫補家庭解組的傷

害，以及文化社會崩解的掙扎。

一個平地人老師，遠離家鄉，來到深山部落教書，需要一些傻氣和浪漫。然而，第二年、第三年、第二個第三年、第二個第四年過去了，我們還能期待他們繼續用傻氣和浪漫餵養自己嗎？撐不住的離開了，撐得住的繼續燃燒，撐不住而走不了的，只能逐波浮沈。

“原住民教育，研究者衆，但沒有太多長期紮根的工作成果；付出關心的人很多，但甚少能切中標的，財務補助沒有運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部落中最需要的人力資源，始終不足。

訪問紀實

問：在教學過程中，有沒有發現原住民學生和平地學生有那些文化上的差異？

蔡：我覺得學習上沒有什麼文化差異，學生在學數學的時候有難易程度的分級，前一個階段沒有學好，後面的階段就很難跟上來，這是程度的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而同樣是原住民學生，有一些到羅東念高中，也表現的很好，只要給予不同的學習環境和刺激，他們也可以表現的很不錯。

黃：這裡的學生回饋很直接，純真，熱情，沒有什麼心機，當他喜歡你的時候，就會完全信賴你，跟平地學生很不一樣。但是另一方面也會擔心，這種直接的態度，出了

社會以後有可能不被人家接受。在教學上，國文課常常會碰到很多敏感的議題，像是儒教，禮義和蠻夷，這是很傷人的，我們要非常小心。

問：在這個學校裡面，不同的族群背景會不會造成衝突？

蔡：學校裡面有原住民老師和平地老師，有原住民學生也有平地學生，沒有聽說有什麼族群衝突的問題。

黃：學生都是很熱情的，三兩下就熟起來了，沒有什麼族群的衝突，也許可能有村和村的衝突。尤其有些學生，從國小到高中都同班，感情好的不得了，你會很驚訝他們

的感情怎麼可以這麼好。但是老師在處理教材上面要
很小心，和同事相處的時候也一樣，要多一點敏
感度，有一些我們認為很平常的事，對別人變成一種傷
害。

問：部落裡的家長，和學校老師的關係怎麼樣？

蔡：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家長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家長的
要求不高，學生回家讀書的意願也不高，有些家長有
比較要求的，他們的學習表現就比較好，有一些學生
家裡面沒有書桌，當然就讀不好，老師也只能在白天
盡量教，比較難指望他們在家裡面會讀書。

黃：這邊的家長不太會去質疑老師的教學，完全信賴老
師，但是家長對老師的信任度很高，有時候反而讓我
們壓力很大，學校對家長來說，是他們最放心的地
方，知道孩子在學校，他們就放心了。但是老師和學
校的資源有限，沒辦法二十四小時都照顧學生，沒辦
法完全取代家庭的功能。學生對老師的情感依附很
深，一年換一個老師，學生不能接受，因為他們的家
庭是破碎的。



同學之情，很多同
學同時也是從小一
起長大的好夥伴。

問：男生和女生在學習上，有沒
有什麼差異？

黃：有很大的差異喔！女生很肯
學，父母親也沒有什麼偏心的問
題。但是在家裡面，一般還是只
訓練女生而不訓練男生，可能隔
代教養或是重男輕女的關係，會
寵男生，所以男生的生活常規和
學習上，問題就很大。這邊的孩
子，只要常規和學習態度上比較
好，老師的資源就會過來，他們
也感受的到老師對他們的好，會
更認真，像是小老師和其他分派
的工作，會非常的認真。

問：你覺得原住民地區的學校，
面臨那些問題？

黃：我覺得問題是多重的，績效是一個問題。來到這裡的
人都很急切想要做出成績，想要有成果。學生的升學
成果，就是績效。但是我們的工作，要兩代才看得到
成果，我們等於是在培養下一代的父母親，這一代的

家庭已經破碎了，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在彌補家庭不足的功能，在第三代才會開花結果。

黃：另外，我們的教育很理想化，各種程度的學生同處一堂，一起上高中的課程，因學生的程度差異太大，變成程度好的學生必須等程度差的。其實學生可以有其他的發展，不能讀書的學生，也可以學一技之長，但是他們都進到高中的體制，不管能力如何，喜不喜歡，願不願意，都要學習同一種東西。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從國小開始。在國小沒有學得足夠的知識，到了國中、高中，要補足國小的不足，那就太遲了。

黃：我們的教育當局投入很多補助在原住民教育上，但是原住民部落要的是錢嗎？原住民學生需要的是錢嗎？我們需要的是人力來彌補學校、家庭和部落的不足。當我們投注金錢，就會想要立即的成效，但是教育不是這樣，它需要足夠、長期持續的人力資源投入，然後讓時間說話，你要在一二十年之間看到它改變，而不是啪一下就改善了。

黃：我們看到這邊的孩子，上學還是蠻辛苦的，早上五六點和卡車一起出門。很多時候小孩要幫忙做家事，辦事情，帶小孩，跑郵局銀行，寄信…要當父母親的手腳和眼睛，就常常要請假。家長重視的是立即的人力。有時候也覺得很同情，但是同情多了就變成鄉愿，這樣是不對的，不僅小孩沒學到東西，老師們的威信也會受傷。校規因為學生的種種難處，而不斷妥協，破壞規則。一旦規則不明確，老師和學校、行政人員的折損就會很大，而學生可以破壞規則，對他們而言不一定有好處，因為外面的世界不是這樣的。

黃：貧窮也是一個問題，有時候我們看到爲了供一個孩子念大學，就可能拖垮一個家

庭，全家都得工作才能供一個孩子念大學。這邊一個班可能有超過一半是單親家庭。家庭的解組，讓學生的感情也很早熟，愛情來的早去得快，這也會產生一些問題。

黃：我還看到這裡的父母親對生活沒有期待，沒有重心，很奇怪，爲什麼孩子的爸爸媽媽通常是受過教育了，但是生活還是沒有重心？父母親一旦迷失，小孩子就沒有典範。他的生活裡面可以效法的對象很少，所以生涯規劃很狹窄，不是軍警公務人員，就是宗教人員或是卡車司機。

黃：在部落裡面，有太多事情可以干擾學生的學習，不只是家務上的、部落的，甚至宗教上的事物也會干擾學生的學習，因爲這是他的宗教，他們可能就會被要求教會事務要優先於學校的事務。

問：你認爲，學校老師可以提供那些資源給這些孩子？

蔡：有，像是繁星計畫，我們學校每年都有一些學生可以進到不錯的學校，算是有彌補一點城鄉的差距。

黃：上課的時候，我也會盡量舉一些部落裡面表現的比較好的學生的例子，盡量讓他們有一個可以學習的對象。這邊的孩子需要一個明確的目標，只要你給他一個目標，他就會往那裡去。如果家裡面有支持的力量出來，有長輩或兄姐的典範出來，他們就比較能夠上進。我覺得我們最後可以驅使孩子的，就是情感的基礎。因爲有感情，我們對小孩的要求，他們會買帳，會願意爲了你而改變，但是老師畢竟不能取代家庭。在課業上，我們只能努力的拉起那些還有機會的孩子，只要他肯學，即使學得不是很好，只要他願意，我們的資源就過來，這邊的孩子，只要表現的好一點，他就冒出頭了，老師會進一切力量幫忙他。◆